

難經或問

上之末

庫文閣内			
九	五	二	七
函	冊	冊	冊
五	五	八	二
架	冊	號	類

(二カ)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028
冊數	5 (2)
函號	195 11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醫學館藏
寮書白籍



或問曰十二難引靈樞九鍼十二原而言脉之內絕
外絕今按小鍼解篇曰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者脉
口氣內絕不至五藏之氣絕於外者脉口氣外絕
不至難經反言五藏脉已絕於內者腎肝氣已絕
於內也五藏脉已絕於外者心肺脉已絕於外也
何其言相反乎請聞其說矣對曰雖其言異其理
亦無異也經云脉口氣內絕者言沈而其脉絕也
脉口氣外絕者言浮而其脉絕也四難不言哉心
肺俱浮腎肝俱沈沈而脉口之氣絕者腎肝之氣
非絕於內而何乎浮而脉口之氣絕者心肺之氣

難經問

卷七

七

非絕於外而何乎內經論其外見之脈難經論其
內藏之源雖其言異其理無異者此之謂也然馬
玄臺曰難經以寸口之心肺爲外爲陽尺之腎肝
爲內爲陰乃秦越人之臆說而非小鍼解之本義
王文潔亦以寸尺論內外何乘經義之甚乎
或問曰十三難問詞之中言相勝之脈相生之脈則
似不兼色之生尅下文反帶說於色者何哉對曰
不然問詞之中亦帶言於色依相字而可看也蓋
相勝之脈者脈勝於色色勝於脈之脈也相生之
脈者脈生於色色生於脈之脈也然則言相勝之

色相生之色猶可也然此篇亦主脈而論故言脈
而不言色也主脈者何以知之下文色與脈相配
又脈與尺肉相配皆不離於脈故知主脈矣曰脈
與尺肉相配者亦以五藏言哉否曰然脈數尺之
皮膚亦數者是心之應也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者
是肝之應也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者是脾之應也
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者是肺之應也脈滑尺之皮
膚亦滑者是腎之應也猶色與脈相應之義張世
賢所說精詳也當孰翫焉曰下文云五藏各有聲
色臭味一節與上文若不接續其文義當如何看

乎曰此語承上文甚切也今說其梗槩焉蓋言非知上文色脉尺肉相應而已五藏各有聲色臭味液而與寸口尺肉相應而當不異也假令脉數尺熱者須其聲音其色赤其臭惡焦其味好苦其液出汗餘以類可推之也其事詳三十四難故今茲不贅矣夫當相應也其不應者五藏互為相乘而病者也其相乘有生有尅今姑付色脉而示其略假令色青者得肺脉脾脉者是相尅得心脉腎脉者是相生其他聲臭味液可例識也尺肉之應亦無之異矣是經文之大義也此篇亦聲色臭味下

脫一液字與三十四難其意相同也當添液一字而看矣曰周禮曰十全為上工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為下何以十全九者為上工哉請聞其說曰十全十者不言而可知為上工十失一者亦難為中工是猶平路上之蹉脚而君子之一失也既失其二既失其三其失著顯以難為上工故為中工全八者雖為中工全七亦可為中工故靈樞經云中工十全七全七八者為中工則全六五者當為下工可知也上工不言全十而言全九者不尤其微失也中工言全八而不

言七下工言全六而不言五者有不令彼安下分之微意矣難經之言句句之密若是
或問曰十四難曰死曰命絕而別其脈爲二也蓋死者卽命絕也命絕者卽死也有何異而爲二脈乎對曰死命絕其實無異也然有寬急之別存焉死者言荏苒衰絕其終不起今非急迫死亾者也命絕者言迫於死絕而殘喘纔存于方寸之間是短期之極不待一時者也是死命絕之不同也曰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云云一節者再舉損至之脈爲問答也故滑氏曰蓋前之損至以五藏自病

得之於內者而言此則以經絡血氣爲邪所中之微甚自外得之者而言也誠爲得其義矣予蓋疑前節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曰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曰命絕而俱爲死脈後節一呼五至一吸五至不大不小爲雖困可治之脈若有大小則爲難治之脈然未爲死脈也至一呼六至一吸六至始爲死脈矣且前節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曰離經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曰奪精而未爲死脈後節一呼一至一吸一至爲血氣太衰之脈再呼一至再吸一至爲無魂行尸之死脈而不言及三呼一至三吸

難經疏證
卷一
吸六至則邪氣盛之極元氣虛之至也何以有得
再生乎其脉兼沈細者裏邪之極故得於夜陰而
滅其脉兼浮大者表邪之極故得於晝陽而滅凡
外邪之病不至其極者退其邪則得元氣再復而
生未可斷以死也既至其極者雖退邪氣元氣已
絕滅而無能藥之主雖扁倉難為再生也且見一
呼一至一吸一至者其人元氣太虛而不克與邪
適當故邪直食元氣而不作鬱熱其脉初而見遲
慢至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則邪氣甚亢極而元氣
已敗絕故名曰無魂魄者陽也魄者陰也言以陰

邪已盛而陽魂絕滅也是知見彼數進之脉者表
裏邪熱之病也見是遲退之脉者中外陰寒之病
也病雖千萬種統論則無寒熱之外蓋外感熱邪
傷於人漸漸而至其極外感寒邪傷於人微者
變乎熱甚者直擊生發之元氣而灰不待見於其
極脉故再呼一至再吸一至而止矣不言及三呼
一至三吸一至四呼一至四吸一至者以之歟

或問曰十五難論四時之脉與內經不同他無大異
而獨肝平脉與內經大不同難經曰氣來厭厭聶
聶如循榆葉曰肝平內經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

肺平其言雖少異所譬諭實同也難經之譬諭於
肝脉是者內經之譬諭於肺脉非也內經之譬諭
於肺脉是者難經之譬諭於肝脉非也以何之譬
諭為當乎請聞子之意矣對曰宜乎問余亦於此
不能無疑也恐難經所述肝肺之平脉其言前後
錯簡歟蓋肝平者和中帶微弦也言厭厭聶聶如
循榆葉則有輕浮潤滑之意而可象肺脉微毛之
體而全難象微弦之體焉言藹藹如車蓋按之益
大則其脉團滑舒張而有帶微弦之體而象微毛
不及厭厭聶聶如循榆葉之易曉也如此前後代

看則素難二經雖其言少異於其理無異也又無
孤疑於兩經譬諭辭之患矣然古人之說無一及
于茲者故未為得其意也猶待來哲之明辨而已
焉曰弦鈎毛石之有實虛既是病脉也然又重說
一之病脉者何謂也曰虛實之脉者猶言強弱其
氣自有大過不及而其脉自為強弱也未失脾胃
之和而生病者矣彼平病次三脉者皆主脾胃中
和之氣而言也若其脉雖有強弱不同而生於太
過不及之病未離中和之氣者為得四時之平也
若中和之氣衰而其本脉見多則其藏既缺養為

得四時之病脉也若中和之氣全絕而特見本藏之脉者其藏既無養爲得四時之脉也然則弦鈎毛石之虛實者見於四氣過不及之病而已也藏有平病死三脉者察於四時胃氣之有無法也斯知太過不及之中皆有平病死三脉不能達乎脉理而觀中和之氣者不能知之

或問曰十六難有六十皆一脉變爲四時之十字虞庶爲一句曰逐四時之休王一脉變爲五十二經內成六十皆也今也皆一兩字之間無有字則虞庶說爲近理乎對曰六十皆者其名見于內經也

詳考經文則似非爲四時變脉之義而若言由病變見之脉大槩有六十皆也其文云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數六十皆見其文勢而可知焉越人若爲四時變脉而見則當謂一脉變爲四時六十皆何謂六十皆一脉變爲四時乎且吾子疑有一字無之益上之有字兼下之兩句猶三部九候之間無有字而上之有字帶三部與九候二件之事也當從呂氏謝氏分而爲二句之說也雖不大義之所關憂於文義不順而已故辨論矣

曰五藏之部位者肺在膈上心在其下俱位膈膜之上而為身中之父母也脾肝腎三藏以次懸於下而無左右相偏矣然五行之氣者各有其所主之地岐伯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為之使是也今十六難論五藏內證皆以臍為中的而分上下左右者何謂乎曰分人身五藏之部位不一也有就一身而分有就面上而分有就背腹而分有就腹肚而分一身之分位者如岐伯之言也謂面上之分位則左頰肝也右頰肺也上額心也下頤腎也鼻中

脾也謂背腹之分位則三推之兩傍肺也五推之兩傍心也九推之兩傍肝也十一推之兩傍脾也十四推之兩傍腎也謂腹肚之分位則臍之左肝也臍之右肺也臍之上心也臍之下腎也臍之中脾也大凡腹以臍為當中今此篇辨於腹內五藏之動氣故以臍為中的而分上下左右也必非各藏在此所也

或問曰十七難本義曰此篇所問者三答曰可盡知也而止答病之來症餘無所見當有關漏此說然否乎對曰詳考經文則知不然矣蓋言大抵病有

三等必死也易治也難治也病之品如此矣是等
之諸疾其死生存亡可切脉而知之耶實問諸病
之死生也故答曰雖諸疾其等有異知其死生者
一也誠可盡知也是以下文舉諸病死診而答之
蓋知其死則其生道反之而可知焉上下文義順
正當無關漏也曰下文論死診凡五條配五藏謂
之乎否曰不然是皆舉其一而例他者也始一節
者謂見於相對脉也不惟是一病凡如此見於相
對脉者皆死也次二節者謂病實而見脉虛病虛
而見脉實者亦舉此一例而示他次二節者復與

上二節其意無異前段者邪進而元氣衰絕者也
後段者元氣太虛而邪氣盛旺者也是亦舉此一
例而示他皆舉一隅而使學者及其三隅也若反
此死診病與脉不相違有其病而得其脉者可知
生矣是切於死生存亡之大法也

或問曰十八難始終之文義難直解請聞其解矣對
曰此篇若文義難見也略解其大槩也是者汝取
之矣蓋發難之意夫脉有寸關尺一部各四經當
母子之位相對立也手有太陰陽明之金足有太
陽少陰之水一為右寸一為左尺上下其部異而

不相對者何等之謂也以手足有上下之義歟答
肺金陰藏而諸藏之上當在右寸大腸同金氣故
合肺位也腎膀胱之水生於金當母子相對然水
性流下而不能上其使之過額是豈水之性哉故
下而位下部矣不特金水而已也木火火土亦同
蓋肝膽之木生心小腸之火子反在上而母反在
下者火性炎上而不能下雖母不能制其性故火
出乎木位之上也包絡三焦之火生脾胃之土亦
子反在上而母反在下者土氣主中宮其位本定
也雖母不能改定位故相火伏乎土下也而後左

右之兩手相拱見之則金水木火土子母相對而
更生養之道存焉是三部藏府之分配非初待若
是之理而成既就有藏府分配之上而求所以其
然之理則自然有五行相生養道也始終之文義
其如是歟然未知是非矣曰分配藏府於三部之
說異論甚多以何說爲是哉曰寔若吾子所言乎
以脉候於藏府之論凡有二十餘說紛雜而甚難
決焉當適從內經難經二經之說矣蓋察脉有捨
其氣而附其位候者脉要精微論藏府分配之法
及此篇下文三部九候之法是也有捨其位而附

其氣候者四五難附浮沉而候藏氣此篇附上下
而候藏府之氣是也然固氣與位不相離言位則
氣在其中言氣則位亦可兼知焉予嘗著診脈異
考一卷吾子欲知諸說之是非宜取於彼書而刻
覽焉今也不詳于茲矣
曰古人三部九候之法以頭面手足之三部而各
分天人地之三候矣越人何故不因古法曰古管
三部九候之法其說既詳乎內經越人何贅焉此
法雖如起於越人其實亦本脈要精微論之意矣
雖其法異其義無以異也故後來諸賢皆尊信此

法是從內經之博而引歸于約者也非越人之神
何能如此哉

曰積聚痼疾之論中無當言之事哉否曰其文義
平直易見無別難察之義也然答其外痼疾同法
耶將異也問之辭甚簡省而似有脫語然字之下
當有內有積聚者其脈結伏外有痼疾者其脈浮
結之語也不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之語
由何而出來哉且下文解伏浮二脈者似承上文
之言也上節積聚答中雖有結伏二脈無浮脈然
則非承上節而當承此文之上句也茲知此文中

不可無積聚見伏結痼疾見浮結之意且以於下文論積聚痼疾病脉相反之義亦可見也吾子勿輕忽說去
或問曰十九難男子生於寅女子生於申先輩義論甚多矣虞氏之說雖索於其本源其論太鑿也紀氏之所說雖平易謂父母始於子而其子始於寅申者於義如不通也用何說而可哉對曰以愚見之則兩說皆非也蓋越人言男子生於寅女子生於申者必非謂循行而生於寅之位生於申之位也惟使人知男子者屬木而其脉揚發寸盛尺微

女子者屬金而其脉降縮尺盛寸微也男子生於寅者得少陽之氣而生也寅為木陽也者是示為其少陽也女子生於申者得少陰之氣而生也申為金陰也者是示為其少陰也朱子曰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是也以水火之盛陽盛陰不言而以金木之少陰少陽言者論男女陰陽之初生也不取卯酉二支而取寅申二支者亦陰陽始顯乎地上之辰也男女之胎未出生之時者猶陰陽二氣伏乎地下也其胎已出生之時者猶二氣顯乎地上也今也論於初生故取寅申二支者不亦

宜乎又一說曰經云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蓋男爲陽火女爲陰水已可見也男火生於寅木用寅者寅正月正陽而陽生於地上之始也女水生於申金用申者申七月正陰而陰顯於地上之始也男女者水火也故生於寅生於申寅者木陽而其氣生發升上故男脉在關上而寸盛尺反微是其常也申者金陰而其氣收縮降下故女脉在關下而尺盛寸反微是其常也是越人工於辭而俾知男子有發陽之氣女子有收陰之氣也吾子以右之二說而析衷其義乃得

越人之本意矣恐先輩之義論非經意歟然亦不識是非宜忖度之矣

或問曰二十難滑氏之註解未詳且以重陽者在以下十八字爲五十九難之錯簡是乎否請聞之明辨對曰誠然也滑君之說如未詳矣宜取王文潔之說解其義也請析衷其說而釋之太義矣蓋陰部者言尺陽部者言寸夫脉有陽乘陰其中陽伏陰者脉有陰乘陽其中陰伏陽者陰陽更相乘者陽部乘陰脉陰部乘陽脉也更相伏者卽陽脉來乘陰部而有沈瀦而短之陰脉伏其中陰脉來乘

陽部而有浮滑而長之陽脉伏其中也陰陽更相乘則其中又有更相伏也是言伏匿也夫脉居陰部宜有陰脉見而反陽脉見是謂陽乘陰之脉也雖時見沈澹而短之脉此陽脉之中而復陰脉者也陰伏于陽中可知矣脉居陽部宜有陽脉見而反陰脉見是謂陰乘陽之脉也雖時見浮滑而長之脉此陰脉之中而復陽脉者也陽伏于陰中可知矣如此陰陽更相乘而又更相伏者謂之伏匿之脉也是皆陰陽不相和而互爭其權故終不可不至偏盛偏衰也若其乘之氣日盛其伏之氣日

衰則終為重陰重陽也寸尺皆見陽脉謂之重陽寸尺皆見陰脉謂之重陰重陽者陽邪盛也故生狂病狂少臥不饑妄言罵詈妄行不休踰牆上屋不避水火也重陰者陰邪盛也故生癲病癲昏昏默默悲哭呻吟僵仆直視意常不樂也重陰者必脫陽是以其症見陰類鬼物重陽者必脫陰是以其症精彩衰日盲蓋狂癲者言重陽重陰之病也見鬼日盲者言重陰重陽之疾症也是王氏之意也學者宜審察勿輕做錯簡而看過矣

或問曰二十一難謝氏註曰按本經答文詞意不屬

近似有脫悞此說何如對曰謝氏之說甚善按本文
答詞曰人形病脉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
應脉數也此大法者言人形病脉不病者實非有
不病者也思量必其人息數不應脉數然則是既
脉氣不合形氣即為病脉可知矣是只大法也然
不謂有生之理又一言無脉病形不病曰久之答
詞有脫簡無疑也仲景亦醫亞聖也當以傷寒論
平脉法所說內虛行尸之論補此篇之缺脫可矣
或問曰內經謂是動者是外感之病所生者是內生
之病歟蓋謂動者為外邪所動於其經也謂生者

不從外入而從內生之義也何難經反內經而為
氣血之病耶對曰是越人自己之發明也異內經
而別明於一理者也猶關格覆溢之說矣越人之
意蓋謂內經論十二經之病咸以是動為先以所
生為後然則動者初而生者後也今原內經之義
而分別十二經傷邪之病則先氣初傷而血後病
是知凡經脉在氣分之病通謂之是動亦可也在
血分之病通謂之所生亦可也惟非分一經之外
感內生之病而為是動所生而已雖在氣在血之
邪亦通可謂是動所生也矣醫者雖為方技之學

其理甚廣矣故二經之言或說表或說裏或精或粗其辭紛紜陵雜如有齟齬然也而其理本無異並行不相悖故非表裏精粗無所不至而左右逢其源者豈能識二經之不相悖乎今也若余所論誠淺見膚說無足採者吾子宜再思而俟君子之論辨矣

或問曰二十三難論經脈長短之數有當然之理耶否對曰經脈之長短非爪膜而可知之事非以目力而可察之事誠可有所以然之理然如愚者何以量知其理乎且不大義之所關暫缺其說而可



也曰十二經流注始大陰肺經而終厥陰肝經者何乎曰是不以五行相生之理而言不以四時順行之義而言不以氣連陰陽之次而言只經脈連綿維絡之行路自然如是也蓋循經脈者何等氣乎惟是中焦水穀變化之營衛也肺者朝百脈而諸氣之宗也故其氣自中焦出先行手大陰肺經走其府陽明大腸經以次順行自手降足而循足陽明太陰自足又升手而循手少陰太陽自手又降足而循足太陽少陰自足又升手而循手厥陰少陽自手又降足而循足少陽厥陰再升手而又

復太陰肺經一升一降一出一入循還往來無須
與止時如環無端陰陽經氣互升降出入而人身
斯安五藏六府四肢百骸各得其所矣春夏外氣
勝而降氣衰出氣盛而入氣少秋冬降氣勝而外
氣衰入氣盛而出氣少人身者小乾坤誠哉陰陽
升降出入往來與天地之氣何以異哉經曰夫十
二經脈者所以天道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
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
之所易上之所難也又曰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
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嗚呼升降出入順則昆

蟲之細不失其生升降出入逆則天地之大猶夫
病矣況於人身乎寒熱補瀉之藥灸炳鍼砭之道
皆使之爲反其逆而還其順而已也吾子勿惟爲
經絡流注之一事而輕忽看過誠有至理之存焉
曰經絡流注之道其大也既聞命今言寸口人迎
以處百病而決死生也似反一難以寸口決藏府
死生吉凶之法說何如曰雖其詞異其義全無相
反也惟於其法有精粗之別而已在寸口人迎而
定陰陽決死生既上古聖人之遺法也何改廢哉
然論其精微之極則在寸口一脈亦不可不決藏

府陰陽久生吉凶是知一難論其精微之極法此
篇論診脉大槩之法耳

或問曰二十四難滑氏之本義說盡矣無以可言者
乎對曰然也惟本篇與靈樞其文有大同小異之
處宜二經相比覽而知難經之論愈切密也世固
執於內經而革更難經之文字者有焉皆是口耳
記聞之學士而不通達醫理者之所爲也吾子當
玩其理而勿泥其文字矣

或問曰二十五難曰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
無形先覺王冰叔和之曹皆尊信無形之說其後

諸士爲有形之說而後世之醫士紅紫不分菽粟
不辨紛紜混淆不知以何而爲是如蒼海失津茫
茫然無歸塗孰其適從乎請聞其說對曰是誠醫
學之樞紐人身之至要不可不詳察也蓋後世爲
有形之說者皆是諸士之臆度而無灼然至論矣
故論其形者不一也蘇子由曰左腎其府膀胱右
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係胞以理推
之三焦皆如膀胱有形質可見有名無狀不亦謬
乎陳無擇曰徐遁云齊嘗大饑群丐相鬻而食有
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

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
貫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李時珍曰三焦者元氣之別使命門者三焦之本
原蓋一原一委也命門指所居之府而名爲藏精
係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爲出納腐熟之
司蓋一以體名一以用名其體非脂非肉白膜裹
之在七節之旁兩腎之間二系著脊下通二腎上
通心肺貫屬於腦爲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氣之
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虞天民曰三
焦者指腔子而言包函乎腸胃之總司也胸中膈

膜之上曰上焦膈之下膈之上曰中焦膈之下
曰下焦總名曰三焦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
羅乎六藏五府之外也張景岳曰夫所謂三者象
三才也標上極下之謂也所謂焦者象火類也色
赤屬陽之謂也今夫人之一身外自皮毛內自藏
府無巨無名無細無目其於腔腹周圍上下全體
狀若大囊者果何物耶且著內一層形色最赤象
如六合總護諸陽是非三焦何按右諸說蘇氏徐
氏陳氏其說相同而李氏之說大同小異也請言
其不合經意也靈樞經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

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中焦受氣取汁
變化而赤是謂血氣生上焦血生中焦經文甚明
也言有二系白脉而著脊貫腦則上中二焦者纔
白脉而已其白脉何以生發於一身之氣血而作
五事之運用哉又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
如瀆其如脂膜及白脉者有何等之用為如霧如
漚如瀆之事乎比經論其言天地懸隔皆不可為
正論矣虞氏張氏之二說其言甚近理而大亂其
真其言包羅言大囊者皆似指藏府之外皮肉之
內脂膜膏皮蓋上焦之熏膚中焦之烝液下焦之

滲下是皆自內而達外之用也何皮裏藏外之脂
膜為如此之用乎直指其脂膜以言三焦則指何
等之物而為皮裏之脂膜乎且藏府者總是人身
胸腹之腸也皮肉筋骨者外之形體也其脂膜亦
是外形體中之一物而不可名之以為府也然則
此二氏之說亦皆非正論矣其如心包者諸士之
論皆以為裏心之細筋膜於呼一介之筋膜何以
為一身大君之輔佐乎蓋為裏心之膜則與心同
其位而當懸五椎然何經言七節之旁內在小心
哉夫心者懸五椎而為君主心包之氣受下而輔

佐之故言七節之旁內有小心今也因經而述一
得如左蓋天地人物皆有一箇之元火卽萬物之
性命造化之根柢也人物非此火不能育生天地
非此火不能生物經曰少火生氣氣食少火是也
其火因動而發於虛無以爲君火之輔佐故名之
言相火經曰相火以位是也天人之元陽本不可
言火然動則爲火故有火之名也夫天地之間五
行而已各有其氣而且有其質相火獨有其氣而
無其質遊行天地之間而爲太塊之元氣也人者
是小夫地人身藏府亦猶此其正府正藏皆合于

五行有其氣而且具其質獨三焦心包應天地之
相火而上自巔頂下至湧泉無所不貫雖有其氣
何其形有之乎蓋三焦者水穀之道路自上咽而
至下肛門名之曰三焦故有上中下之名其言焦
者猛烹腐熟武火之謂也而領食物滓穢分別其
清濁故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又曰上
焦熏布氣中焦化營血下焦成糟粕凡爲水穀轉
化者名之曰府三焦得府名不亦宜乎然異他府
而無可見形狀故曰之孤府也其氣原生于腎藏
水中猶四海薰蒸之氣徧滿于天地之間也陰分

之相火而溫潤和緩無悍烈之性爲一身性命之本三焦者原氣之別使是也古人以腎爲帝后溫柔之德不亦宜哉其相火本然積于膻中而爲心君之輔佐者不預水穀腐熟名之言心主以其氣代心君而主事也經曰膻中心使之官喜樂出焉是也其經包絡於心君而與少陰同行度故又名曰心包絡經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其藏堅固邪弗能客客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絕絡是也凡不事於穢物者名之曰藏心包得藏名不亦宜哉然

亦無可見形狀故配孤府三焦而爲表裏也其氣心火之輔弼而勇猛悍烈其勢甚盛也猶天上霹靂雷火故心動則俱動而爲腔子之大害故經曰主不靜明則十二官危形乃大傷心者帝君心包者其輔佐有猛烈之勢夫宜哉然則雖同爲相火其中自有柔潤燥爍之不同矣吁三焦之氣一瞬之間不可無運動無運動則機止矣心包之氣常常不可不靜心靜則百病止心動則百病生矣人入於此求其理衛生之道思過于半矣管見如此未知是否以待後來之君子也

或問曰二十六難陽蹻爲陽絡陰蹻爲陰絡按靈樞
經脉篇加督任二經之絡爲十五絡何其說相反
哉對曰論督任二經之絡靈樞昭昭也越人何贅
其言耶脉度篇曰蹻脉有陰陽男子數其陽女子
數其陰當數者爲經不當數者爲絡也是知二蹻
脉名之言絡亦可也故以陽蹻爲陽絡以陰蹻爲
陰絡且陽蹻之絡統諸陽絡陰蹻之絡統諸陰絡
猶督脉之絡統諸陽任脉之絡統諸陰也然則以
之加其數者亦非無其義焉蓋專不主穴孔者皆
通名爲絡則取督任二經之別絡而當其數可也

取陰陽二蹻之脉而當其數亦可也是亦異內經
而發一義爲今學者廣其知也大抵視先賢之書
當厚信深思而闡之若挾疑心而覽其書雖內經
可疑者有之況於難經乎予素魯昧然厚信素靈
難經而其異者異而信之其同者同而信之是亦
可謂愚人之一得乎吾子有志于醫道依憑於二
經之義而勿用末說區區之庸言矣然此篇答辭
不詳疑有缺漏歟

或問曰二十七難八脉不拘十二經然乃此八脉者
無往來流利而知淵澤池澆之平平靜靜歟對曰

不然蓋思此八脉者與經絡不往復但各自循還
返者也夫人之氣血者生中焦流經脉而溢絡脉既
絡脉滿溢而諸經不能復拘則俱入奇經而各自
循還既入奇經則無復出于經絡而環流灌溉其
氣積氣海而為呼吸其血積血海而為潤榮夫十
二經絡往來循還如環無端終而復始此八者不
預其行度而別為往來流利則言不拘於經不亦
然乎蓋絡脉如溝渠也本經如水道也夫水也滿
於水道溢於溝渠濶濶矣作則雖聖人不能復圖
也故從自然而流深湖入四海四海之為德受百

川而不為狹含萬派而不為餘也六亦猶此歟滿
於本經溢於絡脉血氣既充足則諸經何以為拘
之乎故亦從自然入奇經而不環周自漸歸人身
氣血之海也夫謂督任二躋統於諸陰諸陽兩維
維絡於陰陽衝脉為十二經之海帶脉束十二經
如帶者何乎以一身十二經絡陰陽諸氣各歸入
此八脉也故李瀕湖曰凡人一身有經脉有絡脉
相隨上下如泉之流如日月之行不得休息故陰
脉營於五藏陽脉營於六府陰陽相貫如環無端
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入於奇經轉相

灌溉內溫藏府外濡腠理蓋正經猶夫溝渠奇經猶夫湖澤正經之脉隆盛則溢於奇經故秦越人比之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霽霽安行流於湖澤此發靈樞未發之秘者也醫不知此因揆病機仙不知此難安爐鼎大哉李公之達於奇經八脉之義吾子反閱八脉攷一書奇經之義思過半也或問曰二十八難論奇經行度督脉起於下極之俞會陰任脉起於中極之下曲骨衝脉起於足陽明氣衝之穴其起處各異也何言三脉同源而別三岐哉請聞其義對曰難經所論者言其外經之大

略也詳考其本源則三脉皆起於胞中也骨空論曰督脉者起於小腹以下骨中央女子以係於廷孔之端男子以循莖下至纂五音五味篇曰任脉衝脉皆起於胞中胞者即子宮而其系係兩腎而在小腹之中男女俱有之男子藏於精女子稟於血三脉俱起於此而別于陰毛之上際曲骨之分繞陰器而行乎後者名之言督脉論其外穴則以會陰爲始自其曲骨穴出而行乎前者名之言任脉論其外穴則以曲骨爲始分乎左右而過於足陽明之氣衝並腎經而直上者名之言衝脉論其

外穴則以氣衝爲始是非一源而別三岐哉滑君
云三脉皆起於會陰蓋一源而分三岐也者恐失
考之不審也曰一源三岐之說既聞命矣骨空論
衝脉起於氣衝並足少陰之經其文甚明白也難
經何反其辭而言並足陽明之經哉曰是越人導
後學之親切也蓋難經無此言則後學誤爲行任
脉腎經二脉之間者有焉故反其辭云並足陽明
之經則爲令人知行於少陰陽明二經之間也是
不言之言引而不放之一法也李瀕湖深察其意
云衝脉並足陽明少陰二經之間可謂放越人之

不放也能熟玩而當味其義矣曰其受邪氣畜云
云十二字諸子以爲衍文或爲錯簡是乎否曰不
是也是發今日人患癰疽腫痛之本源也其者指
溢畜不能環流灌溉諸經之奇經而言也此奇經
不受邪氣則其氣血營衛活潑清淨而無瘀滯矣
若受邪氣而畜積則必發腫痛焮熱而爲癰疽當
此時宜砭鍼以刺之也元是奇經溢畜之氣血也
雖瀉之何害之有乎其邪滯去則病愈矣在經絡
無一毫之損傷也何以此語爲衍文爲錯簡乎吾
子宜詳審焉故愚亦溢畜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

也故十三字欲移不能拘之下也

或問曰二十九難曰陰踳爲病陽緩而陰急陽踳爲病陰緩而陽急緩急之義何如對曰緩對急而言也緩者和緩無病之義也急者急縮拘攣之義也曰溶溶何哉曰李瀕湖解言緩慢貌滑伯仁解言無力貌其實皆同義也溶溶不能自收持者四肢緩慢而無力也腰溶溶若坐水中者惟腰緩慢而無力若坐水中而不便利也張氏曰緩慢畏寒又通

或問曰三十難營衛之運行異於內經也亦有所並

行哉否對曰此事二經之奧義聖神之宗旨其意淵涵而甚難言也請述愚得以釋其大槩夫內經者論宗營衛三氣難經者論營衛二氣而不說出宗氣之名雖無宗氣之名其所指之衛氣者實內經之宗氣而內經所言之衛氣者姑置而不論焉蓋經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滲者也其氣內于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又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

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又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營氣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外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合數論而見之則內經言衛氣者下焦慄悍之氣而晝行於外而衛於皮毛夜入乎內沈乎藏

府之氣也是氣中之輕浮捷疾者也今難經言衛氣者與營氣相隨而與其往來循還者而與內經慄疾之衛氣異也是知內經所言衛氣者在難經姑置不論焉經曰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又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又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此三說皆論胸中宗氣

上焦之氣是也俱營氣運行而與血相配養於生
身者也是即越人所指之衛氣而實內經所言宗
氣也難經雖無宗氣之名所以爲宗氣之氣有之
雖有衛氣之名所以爲衛氣之氣無之越人云血
爲營氣爲衛直指氣以爲衛指血以爲營而不立
宗氣之名不論慄悍之衛氣也夫上焦之氣直名
之而謂衛者何哉蓋經旣言上焦開發宜五穀味
薰膚澤毛若霧露之溉則此氣亦衛護於外皮毛
而爲經絡之守往脉外而爲營氣之行導可知矣
故直名言衛者焉非理乎且論上焦之氣則慄悍

衛氣之守皮毛者自不離其中故獨論上焦中焦
氣血之二而不論下焦慄悍之一氣在下焦者專
以腎間原氣爲主而立論是亦異于內經而示一
途之捷法者歟曰經云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
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
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
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
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以是見之則宗氣者搏而不行者也何俱營運行
哉曰經云肺朝百脉輸精於皮毛毛脉合精行氣

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
氣口成寸又曰上焦之氣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
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
大會於手太陰矣按夫水穀之氣積胸中而爲呼
吸之宗源則名之言宗氣爲百脉之都會則名之
言氣海是氣之搏而不行者也俱營運用則名之
言氣又名言上焦之氣是宗氣之運行者也其實
一也一身之氣循還往來而聚于氣海爲宗氣又
出俱營運行於一身而養皮毛藏府如環之無端
譬猶天下之水朝宗于四海而四海之水又流行

於天下散而聚聚而又散一往一歸一開一闔無
須臾止時矣然其散者多其聚者少故半日不食
者氣衰一日不食者氣少七日不食者氣絕而灰
故張景岳曰上焦者肺之所居宗氣之所聚營氣
者隨宗氣以行於十四經脉之中故上焦之氣常
與營氣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
晝夜周行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是爲一周然則
營氣雖出於中焦而施化則由於上焦也吾子當
玩張氏之說而通其義矣曰子言難經所謂衛者
卽上焦之氣營者卽中焦之血也然何言其清者

爲營濁者爲衛哉蓋說中下二焦之營衛則此語
苟合矣論上中二焦之氣血則此語似不相合矣
曰此言清濁者猶言精粗也清者水穀精微底之
氣也故自入于血脉中化而爲血濁者粗散底之
氣也故自不能入于脉中而飄滿于皮毛譬猶甑
籠中之蒸氣其在甑中之氣自化而爲津水是水
穀之精氣也其發外者散于甑外而爲飄浮之氣
是水穀之粗氣也人身中焦者內也上焦者外也
水穀入中焦而其清氣直入于脉中卽化爲營血
如甑內化液之氣矣其粗氣如雲霧升乎胸中發

外而滋皮毛養肌膚引導脉中之營而俱還周於
一身如甑外薰蒸之氣矣入其內出其外雖實無
相異以偶有出入之用而分清濁精粗而已此所
謂清濁者不必言取出於中焦而爲清取出於下
焦而爲濁也故張氏曰清者水穀之精氣也濁者
水穀之悍氣也諸家以上下言清濁者皆非紀氏
亦曰營受水穀之精氣則清衛受水穀之悍氣則
濁若入於脉行之則分內外之清濁在外者則清
在內者則濁今此言營清衛濁者是未行入於脉
中而言也玩味二氏之說則通於清濁之大義矣

於呼人身造化視聽言動皆因此氣血之二而已也氣血盛則神自安氣血衰則神則羸血氣者人之神也不可不謹養其此之謂歟人身腔子之裏性命之所懸血氣之外豈其有他軒轅氏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誠哉此言也

難經或問卷之上



